

夕陽下的飛鵝山道 (完)

作者: 王子喬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1.生活哪有如意過

大學畢業，或者對很多人來說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。但於我而言，只是另一個惡夢的開始。或者我這樣說，我第一個惡夢，應該就是我文憑試失手的那日。由當年選科開始，就注定我的考試不會高分，而果然，我的分數並不足以令我選擇一些我較有興趣的學科。而我的父母和一般家長一樣，只希望我可以念大學、念一些比較專業的學科，所以我選擇了念工程。

講真，我對我前路的方向一點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，我並不適合做工程師。寫網頁、營運系統無疑有趣，可惜的確未有為我建立任何成功感。

說起成功感，我的人生的確不是很成功。中學成績不錯，可惜選錯科，一直沒再有令我感興趣的課。朋友不多但都很好，偏偏沒有兩個好朋友。大學上莊，結果失敗收場。拍拖五年的女朋友，一句分手就完結我知道很多東西沒有原因沒有答案，但多年感情，有什麼不能好好說話？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不可以簡簡單單，有什麼問題就溝通解決？.....我明白，但我不理解。

也許人生之中很多事也是這樣，又也許我會變成一個廢青、渾渾噩噩又一世。唯有打個遊戲、發個好夢，明天再去找工作吧。

「你今日咁早瞓？」

我現在玩的一款手機遊戲是台灣人主場的在線幫會遊戲，最近和一個大幫會合併了，因為會長也是香港人，所以我們便多了聊天。

「今日唔舒服，所以早啲～」

「冇嘢呀嘛？小心身體呀～」

「冇事啊！你都早啲瞓啦！」

「晚安」

「晚安」

2.重遇一個人

「情感 是滿載痛苦與奧妙.....」

我一邊聽着音樂哼著歌一邊駕駛著我的寶貝老婆，18歲時父親送給我的日產私家車。我追著日落的方向，今天的目的地是我最愛的飛鵝山。

甫開車門，眼下就是維港兩旁夕陽下的美景，君臨天下，風在我身上微微拍打，我最鍾情的感覺。已經有一堆攝影發燒友在最美的角度置好器材，我曾經也是其中一員。

「會長將你任命為指導員，希望你能為幫會付出更多...」遊戲通知彈出，我立刻便去與會長聊天。

「咁快升我？」

「你表現好吖嘛！」

「」

「做咩啊？」

「你咁可愛嘅？」

「你而家先黎刷鞋，我唔會比個會長你架啲～：p」

此時夕陽西下，我用手機把美景收進照片簿。

「比d野你睇～」我把照片上傳。

「哇係我最鍾意嘅飛鵝山我都想去睇日落啊...」他又說：「你住果邊既？」

「你都可以去睇架！」我再回：「唔係啦，我住沙田。」

「我都係啲...」.....

我靠著車門，邊欣賞飛鵝山日落邊和他聊天，方知道我們既是同齡又是同區。交換了電話號碼才發現，她是我一個初中舊朋友。

「冇諗過過左咁多年竟然喺隻game撞番你～18:30」她說。

「你俾個電話冧把我個陣，我一打就見到何芯晴三個字。我都嚇親！18:31」

「中二三同班，之後高中我哋就唔同左班，都冇點聯絡...我雖然換左電話，但我仲記得你架，林梓傑～18:31」她回覆比我還快。

「我地真係要搵日聚下～^_^」

「好啊！你幾時得閒先？我過左今日就得啦！」她真的很可愛。與我印象中的她還是很相乎，那個清純可愛紮高辮、成績好人緣又好的何芯晴。相隔七年多再見，不知她變了多少？

「你好似好興奮咁」我再寫：「咁聽日見～」

「好呀～」

3.最近好嗎？

我還記得初中時的那個何芯晴，勤力好學、人緣又好，身邊總有很多朋友，亦有很多追求她的男生。但她和一般女生不一樣，樸素簡單而且她不會拖拉，聽說到中學畢業也沒有一個追求者成功追到她。一個月總有幾天她會缺席，我跟她曾經是鄰座，所以那時我們都算聊過很久。

「林梓傑！」忽然我身後一把很迷人的女聲叫我。我一回頭，天啊...女大十八變，她比以前更迷人可愛，兩頰酒窩深了，笑起來眼睛還會放電。她打扮很鄰家女孩，背著小背包。

「林梓傑！！」她走到我面前拍我肩：「你望咩咁入神呀？」

「冇啊...」我收起自己興奮的內心，又說：「你同以前一樣，除咗頭髮長左同靚左，冇咩點變。」

她含羞地笑了：「你個樣同個酒凹都冇變，仲靚仔左，但你以前好似冇咁口花喎~」

「我講真架。」我認真地說，又問：「不過真係冇諗過，我就話宅左毒左所以成日打機。你咁勤力，又多朋友，點會有咁多時間打機，d戰力仲勁過我咁多？」

「冇衝突架~」她和我邊走邊說：「同埋我早過你玩嘛！」她又問我：問我「咁耐冇見，你之前讀咩？而家又做緊咩呀？」

「我？大學讀工程，畢左業之後我搵左份工寫下website，不過冇幾耐財政問題間公司摺左，而家待業。咁你呢？你讀書咁叻，應該唔似我咁失敗。」。

「我讀psycho，而家讀緊clinical master，希望快d畢業可以做clinical psychologist~」她滿有自信，在她眼中看到一團火。我一邊很羨慕，另一邊為自己的將來而憂煩。

「你個人咁煩咁，你好多煩惱咩？」她仿佛一眼看穿了我。

「我都想可以好似你咁有咁明確嘅目標，又咁有自信。」我苦笑。

她忽然停下腳步，我也急急停下，了解她怎麼停了下來。「我帶你去一個地方？」她凝望著我。

4.夕陽無限好

「呢度係我既秘密花園～每次我有煩惱，都會黎呢度吹住海風睇日落。」

她把我帶到上環一個海旁很迷你的小公園，我們坐在長凳上看著斜陽落下，四處的老街令這裡顯得份外有格調。「呢個地方睇日落真係一流！」每次看到風景，我人便會很放鬆。

「睇嚟我哋係同道中人啫～」她傾前身軀，閉上眼睛感受景：「其實人好化學架炸，好似日落咁，雖然短暫，但係可以好靚好精彩～回頭睇番其實所有煩惱都好少事，唔好比佢影響你嘅人生～」

她說的話我都明白，但不知為什麼從她口中說出來特別銘記於心，她有一種很真實的感染力。

「你真係...好適合做心理學家...」我一邊打量她一邊取笑她。

「喂～你呢個眼神似系笑緊我老土啫...」她睇著我，我烘近她低聲說：「你真係好老土～」她瞪大眼睛握拳，輕輕撞我手臂：「你講咩話？」「廣東話～」「你...」.....

天色漸晚，我和她像對聊不完話的老朋友，一直依依不捨，天南地北無所不談。我們興趣相近，自從我好朋友不再是我好朋友之後，我也未試過聊得那麼開心那麼暢快了。

「今日你比左個日落我，我下次送番個日落比你～」我說。

「一言為定！」她又說：「你喺隻game send比我果個位，我好想去啊....」

「飛鵝山？我搵日同你去？」

「唔係行上去掛？我...」她仿佛欲言又止。

「我有車～難得有知音人，你想去邊度睇日落我都可以車埋你！」

她開心得笑眼眯到看不見：「我想去好耐啦！我...」

她忽然臉色一沉，停下腳步，沒有說話，只是深呼吸著。「做咩呀？」我關心地問，不知道她怎麼了。她閉目養神般，深呼吸著，搖搖頭：「冇野...」

「我送你返去...」我主動說，但她打斷了我，仿佛有點累卻強行微笑說：「唔洗。我...有d野要做，你走先啦，我地whatsapp。」「你...」「我地再傾？」她再搶先說。見她不願意讓我送，我只好和她道別。

5.為何曾經是朋友

線上線下每天，我也會把握機會跟芯晴聊天。她是一個很特別很隨和的女生，我自我封閉了那麼久，除了遊戲，就只有和她聊天，其餘時間我幾乎是個連朋友也未必找到我的死宅男。

她知道我的生活和以前她認識的差好遠，特意約了以前3A班大部份人一起去party room聚舊，叫我一定要到。老實說，我想見的人可能...只有她一個.....

「Ashley!好耐冇見喇！平時約你你又成日唔得閒～」 「Ashley而家要努力畢業做臨床心理學家啊，邊有你咁得閒呀叮噹～」..... Ashley是芯晴的英文名。他們一堆堆，我默默站在芯晴身後。

「Ashley你仲帶左個稀客黎喎。」 「林梓傑！」 芯晴把我拉到他身邊：「以前佢都好social架～」我微笑，舉一舉半手打招呼。「Ashley。」只見以前的男班長忽然有點凝重走近我們，他和芯晴之間的眼神有點曖昧又有點尷尬。「我同steve傾陣先，你地同林梓傑傾下啦咁耐見～」 芯晴拍一拍我肩膀便跟了班長去一隅坐下，但一直保持距離地聊天。我見班長很進取，但芯晴卻很避忌他。

回頭看到另一邊四個人正在打桌球，其中一個是我以前好兄弟，另一個是我以前暗戀過的好朋友。我們由進來到現在也沒有任何交流。

「梓傑好耐冇見喇！」 「我認得你，你係emilia～」 「我呢？」 「大隻仔吖嘛！」 「你就唔應該啦失蹤左幾年～你同肥仔龍同眼鏡妹唔係好friend架咩？做咩佢地冇搵你一齊黎玩呀？」 「冇呀～你知我engine仔，忙到死。」 是因為我們三個不再是朋友。「咁你以後多啲黎啦！我地一年都聚到一兩次，今次算少人啦因為何芯晴臨時約嘅。」自從跟他們沒再聊天，我也封閉了自己起來。阿龍他們仿佛是留意到我，我們三人之間眼神平淡且有點尷尬，就如熟悉的陌路人。

「一齊玩啦！」 emilia推我去一起玩桌球，他們兩個一邊避忌一邊又裝成普通同學般。我越打，心越酸。我知道，只有我一個介意我一個太在乎。不是因為什麼大事，可惜反了面，無法再成為密友。所以我沒有再出現，一方面怕重遇尷尬，另一方面又在乎他們和這個圈子對我的評價會不好。萬一他們有跟共同朋友說些什麼？萬一大家其實暗地對我感覺不好？圈子這麼細，我怕.....而且我一直有嘗試可否與他們冰釋前嫌，可能我做得不好，又可能被誤會了，我換來被厭煩。我以為所有的關係都可以溝通解決，只要大家有心。為何多年感情可以一次沒殺？或者，是我太重情重義，又或者，是我太放不開.....

「各位，我屋企有d事，我要走先啊！」 芯晴忽然有點匆忙地走到門口對大家說。「咁快？」 「你而家走拿何芯晴？」 「我走喇！」

她剛走了他們就在擔心她，所以我立刻借機說找她先退場。

6.變幻原是永恆

我趕及與芯晴同一升降機。我見她有點無奈及強顏歡笑，但一看到我，除了驚嚇，還收起了自己的情感。

「喂喂～特登幫你約佢地，你做咩跟左我走呀？」

「咁你又做咩同男班長傾左冇耐就借d二走人呀？直覺話我知你屋企冇事啫，似係你地有事。」我微微傾向她偷望著，疑惑不解。

「你咁八卦既？」她用手擋在我面前，又反過來質問我：「你夠一入去好似避緊人咁啦～咪住先...你以前好似同阿龍眼鏡妹好好朋友㗎.....」她手指指向我，我一手捉住推開：「你咪一樣咁八～」我又說：「見你咁好為左我呢個十年都唔社交既死宅男開聚會...同你講都得！不過，你講你既做交換～」她笑了：「吓？咁都得？」

我帶了她去尖沙咀海港城一處可以看維港和日落的好地方，坐在石梯上。

「果然係日落達人啲林梓傑～」

「呢度其實唔多人知佢既方向係可以睇到日落，而且仲有維港相伴～簡直...啊～一流啊！」我非常享受這個景色，我偷望她，她深呼吸一口，仿佛也很喜歡。

「以前我地三個都成日黎。」我主動開口，她望向我，我苦笑，又繼續說：「果陣佢地拍拖，我竟然唔係第一個知，有d唔開心，覺得佢唔夠兄弟，佢就覺得我chur佢msg，唔再覆我。我以前有中意過眼鏡妹，總之...都係果d野，我激嬲左佢，之後就冇再傾。我有試過搵番佢地，不過.....」我看著太陽一步步沉下西山，發著呆。

「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走下走下唔知點解就走散左既關係。你係咪唔明，點解你冇變，你留喺原地等佢，偏偏佢冇再番過嚟？唔明點解...咁小事可以變成咁？」

「你又知？」我急問。

「我都試過囉！」她說：「我以前諗唔通，不過而家唔係咁諗。唔係佢地變左，係人會成長，變先係自然。其實冇話邊個啱邊個錯，冇話小事大事，亦都冇解。有d人好努力去keep關係，都係冇法keep長，有d人自自然就到老，咁又因為點解？其實人同人之間會有好多野唔一樣，條路都會唔一樣。步伐唔同方向唔同，自自然會走遠。有人入，有人走，唔係安慰自己，而係冇人可以控制到人，點解有人一出世咁有錢、有人一出世咁窮？所以，佢來，你好好珍惜；佢走，你祝佢前程似錦。」

「應該係我之前太固執。以為人地都好似我咁諗，以為所有野可以好簡單處理.....」我苦思了一會，仿佛被她點化了：「其實我太簡單，係有好多野我搞唔明啫。成日話人夾人，冇錯，我以前太以為我知道佢地諗乜，其實我根本唔知，而且人會成長，我嘅諗法既然都會變，咁點解佢咁唔可以變？」我眉頭一鬆，恥笑自己執著了這麼久於自己過去，以為自己問題，其實如果我沒有問題，又真的代表那些人不會走嗎？

「點呀？我明白有時呢d野係心結黎，不過要諗得通，最終都係要靠你自己。慢慢黎啦！」她對我溫柔地微笑，我覺得好暖。

「我已經好耐冇去社交喇～因為我怕人地點睇，怕自己做得唔好，怕受傷。其實，有邊個唔想有朋友？」我取笑自己。

「一步步黎啦！佢地對你打擊大一定會有既，咁我地都有血有肉㗎嘛！」她捏我手臂，又逗我笑。我捏她鼻頭：「你有血有肉咩？咁你又唔比人睇你開心以外既心情？」「咩呀？痛呀！」「你識痛架咩？你頭先喺lift明明係唔開心。」「幾時有呀？」「你同男班長似有d野，係咪同佢有關？」「冇呀～佢追我，我拒絕左佢，怕冇朋友做炸嘛。」她說。

但我感覺不止如此：「唔係。應該仲有...」我突然想起以前和她和其他人聚的時候，她好似總是刻意和所有人關係都好，不偏心任何一人。她最好的那個朋友，聽emilia說，是因為以為芯晴不把她當好朋友，不開心而慢慢和她淡了.....

「冇呀！真係咁炸...」她仿佛不想說。那我可能猜對了，我為人敏感，她大概是為了跟所有人也保持距離，所以如果有太親密的關係，她會推開。但是為什麼，就不知道了。

「你眼角咁高咩？冇聽過你有拍拖㗎。」

「忙咩！我個人都好獨立既，由細到大，阿爸阿媽都好忙，又冇人陪我，我自己一個都冇問題。而且而家仲咁後生～」她又再完美迴避我。

「你成日遊我花園，信唔信我...」「啊～～...」我放到她脇肋底癢她，她立刻笑起來，又滾走。「唔要啊哈哈...好...好痕...救命.....」「遊我花園？」她走我便追.....

7.誰都有過逝去的年華

一星期後，她又主動約了我，其實我知道，她是為了想我主動帶她去飛鵝山。不過今日有點霧，於是我先帶她去旺角買吃的。

「點呀？而家就帶我黎掃街，掃完去邊度先？」她左手一串燒賣，右手一串魚蛋。

「食完先啦你！」我喝著珍珠奶茶，邊偷望這個吃相可愛又奇怪的她。「啊...」她的甜醬漏了出嘴邊，掉到褲子上。我立刻用手為她拭走下巴快掉下的醬，又拿出紙巾取笑著她：「平時同我講咁多大道理，喺隻game度英明神武既會長大人，食粒燒賣都食到咁。」她臉紅地接過紙巾，剛好與我眼神對上了。「咩呀？」她立即別過臉，我心動的呆了呆，又回過神來：「你睇下你啊...」

我為她拿著魚蛋，忽然看到不遠處是我前女友，與一個比我高大的男生十指緊扣著，邊喝著珍珠奶茶。我猜，這個男生看下去比我更有情趣更幽默，應該更能滿足她吧。一起了五年，她也沒有笑得這麼開心過，大概是現在這個比我好。

「喂！」「喂！林梓傑！！」忽然被一隻手檔在我眼前喚回來。「點呀？」我繼續取笑她，「你見到熟人？」她回頭看了一回，剛好看到拐彎前的他們。「以前校花啫，你前女友？」她真的心水清。「你又知？你冇咩係唔知咁啫...」「同一屆，唔係好多人姐～」她把食物一口口匆匆吃完再擦褲子，又問：「你地幾時散左架？」「散左一年幾。」「你未放低？」我笑了：「放低左好耐啦！放唔低既係，理解唔到愛情關係呢樣野。」

「同你去洗手間先啦八卦為食豬！」我笑她，她皺起眉頭捏我手臂。

我把她載到北角寶馬山看維港兩岸的日落。

「人生聚散似平常 誰能預料.....」

「林梓傑，你架車d歌全部正野啫～別了秋天咁舊你都仲有播。」她和我一起靠在車門，望向風景，車內播放著音樂。風在我們臉上輕輕拍打，金黃色照在我的車上閃閃生輝，別有味道。

「你都中意聽舊歌？」

「嗯。平時最鍾意睇以前香港d電影、聽下舊歌，同埋中意睇香港文學。」

「我都係。」

「仲有一樣野我好想學好耐...」

「咩呀？」

「影相～」她用雙手形成一個長方框框著當下的美景：「我想去曬呢個世界最靚既地方，影曬d日落！」她單起眼，左度右度。

「其實我學左好多年攝影...」她驚訝地望向我，我淡淡地說：「屋企人話影相佬搵唔到食。佢地想我做專業人士。」她很認真地聆聽著我，看著我：「但我想你教我。」她和我對望著，她說：「我想你幫我影好多好靚既日落。」「我應承你。」

8.多情自古空餘恨

我和芯晴在香港夜景相伴下吃完晚飯，便送她回家。

「Ashley!」我看到男班長在她家樓下等他，我示意先站遠，讓他們自己聊，但芯晴故意把我拉在她身邊。他看著我，又看看她。「你講啦。」芯晴很堅定，和一星期前的感覺不一樣。

「Ashley, 點解你唔可以比個機會我地試下？明明...我地有可能...你之前對我」他有點避忌我。

「我講過，希望我地可以做朋友，希望你唔好介意。」芯晴很堅定地說。「係因為林梓傑？」男班長仿佛明白了什麼，芯晴沒有回應，男班長苦笑著：「明白...唔阻你地。」他轉身走了，只見芯晴鬆了口氣。

「一個禮拜前，你走既時候係歎氣。」我手指點在她鼻頭，瞪著她。她神色不安地左右張望：「咩呀？做咩咁望住人...」「有咩秘密要收埋到所有人都唔可以知呀？」我認真地問。她低下頭，沉默了一會再說：「係，我之前係中意佢，不過有d原因所以我只可以拒絕佢，所以..我有同佢開始，就係咁。」「係咪因為咁，你咁多年都冇比自己拍拖？」我好奇問。她有點驚訝，之後猶豫了一會，答我：「係。」

「你唔係受過情傷掛？」我在猜，她沒回應。「你...唔想講咁唔緊要啦。」我打算走，她又忽然拉住我說：「你可唔可以帶我去睇夜景呀？」

我把她載到我的小花園。

「哇！原來龍翔道呢邊有個觀景台㗎？」她很雀躍地在小公園倚著欄桿。「係呀~呢度一望下面就係九龍塘，之後一直望維港兩邊。身後呢排低密度豪宅都未起好，我已經想像到住嚟度有幾咁正！」我又陶醉在景色當中。

「你真係好多地方都識~」

「你讚我呀？」

「你咁自大架咩？」

「Ok啦~如果唔係你點會成日約我出嚟帶你睇風景呢？」我輕佻地說，她亦笑我。

「其實愛情呢家野邊擔心到咁多。你中意一個人就自然會想同佢一齊，邊有咁多原因？」我主動帶起話題：「我唔會因為情傷而驚左唔拍拖，因為有好多野其實驚唔黎。佢要變心就會變，要走既始終會走。我唯一唔知既，係點解一個人愛既時候可以冇乜原因，但分手之後就要幫自己同對方搵個原因，要開解自己係因為d咩而分手。」

她很認真地聆聽，亦見她有點呆著放空地思考。她說：「係㗎，拍拖其實同人與人相處一樣，同樣系人夾人，同樣系會變。不過人太脆弱，情感上始終要整理，好似人死左要有白事儀式，其實就係一種哀悼形式。面對關係嘅結束，人會經歷五個階段，之後先可以踏出新一頁。」

「果然係準心理學家~」

「我係有好多野都明.....不過我問你，如果你有絕症，你忍心你身邊既人睇住經歷開心、傷心甚至睇住你死咩？」她神色凝重低沉，樣子很認真。說實話，我不忍心，但我比較自私，我寧願在短暫的人生無悔地活得精彩。

「如果係我...我唔忍心咁自私，就算自己有好多野好想做，但知道左自己活得唔長既話，唔會希望身邊close既人經歷自己離開.....」她放空地看著風景說。風把她的劉海吹亂了。我走過一步，在她身後為她撥劉海，她臉紅紅，與我對望了一會卻忽然很敏感地避開我。

「夜喇...我，我要走先。」她退開一邊急忙地向停車場走去。看著她的背影，我很清楚自己動了心，卻因為她避開我而感到酸溜溜。

回程時我們沒說什麼。她看著窗外風景沉默著，我周不時偷望她。

「你係咪會好似拒絕班長咁，拒絕我呀？」車到了她家樓下，我下車開門給她。她低下頭，之後假裝聽不懂：「我點解要拒絕你呀？你同佢都唔同。」

我呆了一會，她也抬起頭看了我一眼，又沒說什麼。我硬硬地微笑：「你快啲番去休息下，聽日你要上堂。」「嗯。」她點點頭：「我仲要等你車我上飛鵝山㗎~」

「早抖。」「早抖。」

看著她轉身向大堂門口走去，我有點唏噓。忽然她停下了腳步，手提高放在身前，向前彎下腰。我立刻上前了解：「何芯晴？你冇野吖嘛？」我見她右手捂住胸口，很辛苦地呼吸著，口鼻也皺了起來，還冒汗。我嚇到有點失措地扶住她，讓她靠向我：「你做咩呀？邊度見唔舒服呀？我..我...」我拿出電話打算叫救護車，她立即用左手按住我：「扶我上樓先...」我不慌不亂地扶她上去，讓自己冷靜地處理讓她有安全感。

9.人生誰能預料

我把她扶到床上，她把枕頭放高了，解開了胸前鈕扣，看來動作很熟手，不慌不忙的。我見她在抽屜拿出兩瓶藥，我立刻說：「我幫你針水先？」立刻跑出客廳把三隻杯拿進來：「你邊隻杯？」她指著湖水藍色那個。我立刻為她倒杯暖水。我又拿來毛巾讓她挑，再濕水坐到她身邊為她拭汗。

她家頗寬敞，她的房和主人房也是套房，景色優美。不過她家人不在家。

我憂心地為她脫去外衣和襪，又為她拭汗。「你點呀？你標冷汗啲.....」我挑了張薄被蓋在她身上，擔心地為她操勞著。她深呼吸著，搖搖頭，有點辛苦地抓住左胸，沒有說話或做動作。「洗唔洗去醫院檢查下？你熱定凍呀？」我輕撫她肩膀，坐在她身寸看著她，寸步不離。見她沒有反應，就先讓她休息一下。她仿佛很累亦越來越無力的樣子，我握著她手：「無事，我喺度。」

我想上個洗手間，打算鬆開手，她卻忽然用僅餘的力拉住我。我回頭看，第一次看到她無力而且有些眼紅的樣子。「去廁所炸...」見她含著一泡淚，仿佛是含了不知多少年一次過爆出來的淚，「唔去啦！我陪住你...」我坐回她身邊，緊握她手，她慢慢靠到我肩上，我感覺到肩上濕了一片。

過了一會兒，她臉色好多了，亦開始自己動起來。「你飲d水先啦~」我拿到她的唇前，輕輕餵她呷幾口。「我...好好多喇。」她有氣無力的：「唔該晒。」「你屋企人呢？佢地幾點番？」我問，「阿爸出左trip，阿媽今晚番夜。」她說。「你自己一個得唔得架？我見你頭先好辛苦，我...擔心你。」我越說越低聲。「你可唔可以，留低陪我？」她這句，我真的毫無半點招架力。「可以。」我輕聲說，與她眼神對上了，我的心又泛起漣漪，撲通撲通。但她明明也對我很心動，卻又避開我的眼神，別過臉喝水。

「咁你可唔可以唔好避我？」我主動拉住她，想她正面望向我。「你唔好迫我啦。」她又含著淚，欲言又止：「我...我.....」

空氣靜止了一會，她忽然收到了所有感情，有點軟弱無力地下了床，把我拉出客廳。

「對唔住啊林梓傑。可能...我太耐冇喺軟弱既時候有人陪住我、咁關心我，所以先會咁。我...唔想令你再誤會，我地係好朋友係咪？今日唔該晒你，我...冇事喇，你唔洗擔心。你...番去先啦，我地再傾。」她有點淡然的說。我既感到莫名其妙，而且心仿佛酸了一片。「我...我唔明，你有咩事呀？做咩要推開我？...」「冇呀。你諗多左。」她有氣無力地打岔，我感覺到他是強顏歡笑。「何芯晴...」「夜喇，你早d番去啦...」她拉開門，輕輕向門口推了我一下，刻意避開我眼神。

「你唔講清楚點解，我唔走...」她用身體把我推出門，毫不遲疑地把門關上。我徹底呆了。「何芯晴！」我猶豫了一會，還是重新拍門大喊著：「開門呀何芯晴！！」我在門後隱約聽見她在哭，我的心碎了，腦海也一片空白。「何芯晴！！你面對我，面對你自己啦！」我再去拍打門，繼續喊道：「我唔理你咩原因，我唔會走！！我喺度等你！！！」

我真的沒有走。但我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，為什麼她要避？她剛剛身體到底怎樣？我...我和她之間有什麼問題嗎？.....

我坐在她門口，想著想著，腦海便關了機.....

10.尋找目標

我在夢中紮醒，才驚覺自己在芯晴家門前睡到早上。我撐著渾身酸痛打算先買早餐回家吃，再睡多一會。

「林梓傑！」

我在早餐店遇上住同區、大學同科的四年好友陳泳如。

「魚仔？你都買早餐？」

「係呀！你潛左水咁耐，一見番你就個人殘到咁做咩黎呀？」她一來第一句就「潤」我。「冇啊，琴晚冇點訓過，好奷。」我整理一下自己的髮型。「同女朋友？」「我呢啲宅仔邊有可能有？」我苦笑，苦笑自己昨夜還吃了閉門羹。「咁多女仔鍾意你，你唔知姐？」她這個背後含意甚廣，可惜，我腦海只有那個閉門羹的畫面。「哎唔講啦！我買完早餐番去訓！」「一系我地約食飯？」「又好~」「咁whatsapp你~~」「好~再傾~」

我哪有心情吃什麼，整個腦海都是何芯晴，一方面又擔心她，另一方面又不開心。她到底為什麼要忽冷忽熱唉...

睡醒之後，我再次駕車去飛鵝山看日落，但這次，我帶了以前必備的器具：單反、腳架等。我想起我答應過芯晴會把最美的風景留住送給她，而飛鵝山是她最希望見到的。

「Can you hear me, whispering your name...」

是何時，我開始變成一條鹹魚？是何時，我連興趣也開淡淡擱置一邊？覺得生活無力，做人開始得過且得...做到又如何？做不到又如何？到底我是在生存，還是在生活？我的心，何時才能再度放晴？.....

我單著眼，一手調教角度，另一手調教光圈快門。以前攝影，很快樂。因為很單純，就是喜歡，就是想做，就是為自己而做。人大了，仿佛做任何事也找不到那種純粹，沒理由的事情。我是為了人而活。為了家人念工程，為了生計隨便找一份相關工作。我為了芯晴重拾攝影，但不一樣的是，我很開心，只要是她我就開心。而且必須承認，我按下快門時，還感受到以前那種開心。是因為我喜歡看風景，我喜歡看夕陽，而我可以透過攝影留住每一刻。

咔嚓！

看到相機顯示屏上的景色，我嘴角上揚，很滿意。我猜，她也會很滿意。我把相片傳給她，下加一句：「我承諾過的，我會一一兌現」。

11.無私也自私

我以為她不會再回覆我，但晚飯後便收到她的訊息。

「個飛鵝山日落好靚，我好想去...21:00」

「我帶你去 21:00」

見她在線上，又已讀了，我以為她不會回覆。

「你聽日12:00nn得唔得閒? 21:10」

「我可以 21:10」

她竟然主動約見我，不過地點你不會想到。

我比約定提早到她的病床旁邊，她剛好換好衣服，在床房上整理好自己。她一看到我，眼裡明顯藏著開心和喜悅，明明想笑，卻又收起表情，只是平平淡淡地說：「多謝你黎接我。」「好朋友，唔洗咁客氣～」我淡然一笑，收起了多少情感。她沒說，我就沒問。

「如果今日天氣好d就好，咁多雲應該睇唔到日落。」我知道她很失望，「日落應該難d，不過應該睇到火燒雲。」我說。「火燒雲？都好，我都未睇過！」她又笑了起來。「你真係幾樂觀！拿～我唔寫包單有嘍！」「得啦！咁我地而家做咩好？」她很雀躍地左跳右跳。「同你去食好野，之後你想做咩都得！你想食咩？」我問，心底暗暗把自己的感情藏起。「我想食好多野...」她欲言又止：「不過呢d野對我身體唔好，由細到大屋企人唔比我食。」「係咩呀？」我好奇，她說：「朱古力同甜品，仲有...珍珠奶茶。」她又說：「不過今日我想破例試下...但我唔可以食多。」「你想試就叫，我包底。」為了令她開心，我平時雖不太吃，但也很樂意。「真既？」她偷笑，而且笑容很燦爛。

「我想試呢個！」「仲有呢個！」「行快啲啦！」.....她牽著我東跑西走，想試的都買下來。看著她的背影，和牽著我的手，我感到很幸福。可惜我知道，她不會選擇和我真正一起，就因為她始終有避忌。「呢個好好飲，你試吓！」她喝了一口，遞到我面前餵我喝。「你唔好飲喇，比我飲～」「吓...」.....

「哇！我其實第一次黎龍鼓灘咋～」她拿出一條剛剛買的朱古力，咬了一口然後用手機拍著開始變成日落的天色。「今日好厚雲，不過你睇吓隻色都幾ok~晏d晚霞開始就有機會啦！」我又拿走她手上的朱古力：「好喇，唔準再食喇！」！「知道。」她很乖又有點藏不住的甜蜜。

我倆坐得很貼，她沒有刻意坐開。聽着一下一下的海浪聲，看著夕陽的顏色一步一步打在雲上。「呢個就係火燒雲？」她拿起手機不停地拍照，而我的目光不在風景，而在她身上。「其實我真係冇乜朋友會陪我睇風景架，我又唔會自己去睇。」她閉上眼攤開手，感受著海風。「你唔嫌棄，可以搵我，只要有靚景就得～」「你？」她望向我：「但係你唔可以一直都係咁拖，唔搵工架啫～」「但係我真係唔知自己可以做咩。」「做一樣你會肯投入既野，一樣你認為唔係折磨既野。」「包唔包括中意你？」我烘近她，輕輕說。她與我眼神對上了，她耳朵也紅了，緊閉唇瓣移開了視線：「咩啊？我...輔導緊你呀～」我毫不猶疑牽著她手，看著火燒雲：「你係醫院見到我唔係好開心架咩？」「我...」

她忽然靜了，「你咩呀？」我問，她鬆開了手。我回頭一看，她口鼻又皺起來，臉色很差很辛苦的，

用手捂住左胸，很用力地抓住胸前，呼吸很困難。「芯晴？芯晴你點呀？...有冇藥呀？」我嚇得方寸大亂：「你話我知你咩事啦！我...好擔心.....」「有冇人幫手啊？唔該有冇人呀？...」我向周邊在看日落和拍照的人叫喚。

「我...個心.....」芯晴很吃力地告訴我，她氣喘得很，我替她解開胸前鈕扣：「你頂住，我...call白車..」
「先生，我係醫生，呢位小姐咩事呀？」在附近一個持單反的男人走向我，看到芯晴的情況之後立刻放下相機幫忙：「小姐，我係醫生，請問你而家覺得...」他未說完，芯晴便暈倒在我懷裡。

12.人生若只如初見

「佢頭先話，佢個心。」「咁你知唔知佢有冇過往病歷或者藥物敏感？」那個男醫生邊為她檢查呼吸脈搏，邊問我，「唔知，不過佢身上應該有藥。上次佢都係咁，暗住個心抖氣好辛苦同標冷汗。」我匆忙地邊找她的藥邊回答。「冇脈膊...」男醫生神色凝重，把電話交託於我，邊準備心外壓邊告訴我：「快d去附近搵心臟除顫器，另外幫我覆救護車，patient冇pulse，gcs1113。快。」.....

芯晴你要撐住.....

幸好有那位醫生，救護員送她上車之後她恢復心跳，我還留了他的電話號碼以防不時之需。我真的快要被她嚇破膽，真的緊張到不行，很擔心。實在不知道可以怎樣形容。萬一，萬一她出了事，我不知道我會怎樣。今刻不知下秒事，難怪她說人很化學時那麼感慨，原來有事的人是她.....

芯晴已經清醒了，戴著氧氣罩呼吸。她的主診醫生走過來問我：「請問你係何芯晴既...？」「男朋友。」芯晴搶先答，我呆了，心情很複雜，但又很開心。「芯晴本身有嚴重心律不整，近呢幾年情況比較穩定，不過呢兩個禮拜情況轉差左，藥物治療恐怕唔夠。我建議佢裝個植入式心臟起搏器，盡快安排手術。洗唔洗通知你屋企人？」醫生說。「做啦！」我很緊張，她很平靜：「我爸爸後日番。我想起碼知會左我阿爸先做。」「以你既情況，我建議越早做越好。咁我安排後日同你做植入手術。芯晴，你自己清楚你房室結都有事，猝死率比較高...」他拿了剛才芯晴買的朱古力：「頭先陳姑娘喺你個袋搵到，知道你有聽話戒口。」「我咬左啖炸...」芯晴苦笑，醫生說：「你早幾日先喺屋企暈左入黎，你d檢查我岩岩先做完，今日放你走，後日早d入黎做手術，要同你講解流程。」「知道。唔該Dr Tang~」.....

出院後我貼身緊隨她，一邊凝視著她，與她一起回她家。

「唔好咁望住我啦.....」她有點尷尬，再說：「咁啦我阿媽今日番夜，屋企冇人，今晚我一五一十同你講曬佢。你...要守秘密。」「你話架！」我一臉質疑。「我地買外賣，一路食一路講。我應承你，唔遊花園。」「promise?」「promise!」

13.若你不介意

總算可以好好了解她。我和她邊吃晚餐，她一邊坦露心底話。

「既然應承左同你講，講之前必須要聲明，我事前冇同任何人講過，得我阿爸阿媽知，以後都唔打算比人知，所以...」我打岔，她滿意又得戚地微笑點頭。「我有先天性心臟病，跟進左好多年，做過大手術，終於都叫穩定左，但升中之後情況又差左，房室結都出左事，幾乎每個月都要去醫院檢查，平時就靠食藥。以前因為太細個，醫生唔建議裝起搏器，但我高中開始又穩定番，醫生就建議食住藥先。」原來是這樣。我恍然大悟，亦開始明白她的心情。「我呢個心臟病冇得斷尾，由出世到而家，其實我已經死過好多次。我諗，唔係咁多人理解徘徊喺生成邊緣嘅時候既感覺...」她帶點滄桑和唏噓的口吻，好比一個閱歷甚多的老人。

「我明。」我淡淡地說：「應該話...我唔明，但我開始理解點解你有好多野想試又唔敢試。我用個比喻，你唔好嬲喎。就好似人到咁上下年紀，做一樣野之前就會開始諗得比以前多，行動力會低。不過如果心裡面住左個小朋友，個心就會打仗，又想做又唔想做咁。」我剛望向她，她眼神很不友善地對我奸笑，一下把兩邊臉頰捏住：「林梓傑～你話邊個咁上下年紀話？下？」「饒命呀女朋友大人...饒命...你最後生.....」我被迫嘟起嘴說話，又捉住她在我臉上的手。「咩女朋友呀...」她扮無知。

我走到她座位旁，把她拉起身，她耳朵已經紅了。「明明有個人頭先喺醫院搶住話我係你男朋友先既～」我握住她手不放，「咩啊，咁係因為我同醫生講過，只有屋企人同男朋友先好講我情況，所以...」我毫不猶疑地吻下她的唇，不讓她繼續說話。她有點害羞地回應著我的吻，我一手把她擁近我，吻得更進取和帶點挑逗。吻了一會，唇片分開了，她咬著唇望向我，傻傻地撲了入我懷中，輕輕問：「如果我突然間唔喺度，你係咪會好傷心呀？」「你去邊度呀？唔可以帶埋我咩？咁我等你番黎咯！」我故意裝作不明白她的意思。我胸前忽然濕了一片，她的淚在我胸前流淌：「傻佬～」我為她拭去眼淚，認真地說：「冇人知道自己下一秒會點，可能係我走先呢？」這一句立刻令她泣不成聲。

好不容易逗回她，又聊了很久。飯後又在沙發纏綿地看電視和玩遊戲，真的很開心很幸福。我的確很擔心她的健康，很擔心她會有事，但既然控制不到，倒不如把握好每一天。我烘近她，越控越近。她關掉電視，這次她主動吻向我，而且很主動地吻逗著我。我被她挑逗起情趣，感覺火辣辣。她主動站起和我邊吻邊走向房間，我已經有點耐不住，把她按在床上，與她纏綿，解開了枷鎖.....

醒來她還在我懷中熟睡，我被她甜睡的模樣所吸引，目光無法離開她。「早晨呀～」她睡眼朦朧的依偎在我胸膛，我又有點情不自禁。「你壞呀你～」她的手擺放在很不乖的位置亂動，我一下子把她反壓過來，在她耳垂低說：「你係咪琴晚玩唔夠呀？」她吻了我一口，得戚地笑著說：「你要對我負責任到底架～」「到底呀可？」「喂呀！...」.....

「今日你乖乖地休息下，聽日我陪你去醫院做手術。」「下...」她扁起嘴說：「第一日拍拖我唔想留喺屋企呀...」「唔准啊。」「落去行一個圈啦？」她像貓般向我撒嬌，讓我心軟。「一個圈架炸～」「好野！」她吻了我一口，我心便甜絲絲的。

她緊緊地牽我手，依偎著我並肩走。

她在珠寶店前駐足停留，看著婚戒雙跟閃閃發光。她察覺到我留意她，仿佛刻意掩飾：「我醒起上次去朋友婚禮，個伴郎以為自己唔見咗隻戒指喎，原來係佢一早已經比番新郎，真係好大頭蝦...」「其實女仔恨嫁好正常炸嘛！」我刻意打岔。「我唔同。」她淡淡地說：「結婚承諾太重啦，我出左事對方會仲傷心...」「乜你拍拖唔係諗住結婚架咩？」我反問她：「咁拍拖分手同結婚離婚真係有分別咩

？」她仿佛被問到無言。「你知我唔知有幾長命...」她未說完我立刻又打岔：「咁你係咪知我有幾長命呢？」我和她對望了一會，她低下頭無言。我想起那對戒指，我在錢包掏出舊帳單，拿起她手指迅速量一下，說：「你喺度等我一陣，唔好走開。」

我立刻跑去珠寶店買了一對價錢應付得來又有現貨的碎鑽戒，立刻又跑回她身邊，但遠處看到一手捂住胸口、口鼻皺起來的芯晴，面色很差。我很慌張她加速衝過去，她有氣無力、冒著冷汗地依靠著我。我半蹲跪的讓她可以坐在地上靠著我，並立刻叫救護車。「芯晴，冇事架，救護車黎緊...黎緊喇...」我緊握著她另一隻手，她呼吸有點困難，但吃力地說了句：「多謝你...」「我仲有好多野未同你講架...」我方寸大亂，但淚水已經禁不住垂下，我打開剛買的戒指：「你睇吓，我知你一定係怕...自己冇咁長命，又想...早d結婚，又唔敢結婚.....我...我同你求婚，你願唔願意嫁比我啊？」只見此時的她連睜眼的力氣也只剩一絲，我更哭了出來：「何芯晴！...」她的手指在我手心上慢慢地畫了個心形。

PS: 下集大結局，想happy ending嘅朋友千祈唔好睇官方版

14.別了秋天（官方版大結局）

我為她戴上了戒指，哭著在她耳邊說：「多謝你...我愛你...」她吐了一口鮮血，倒在我懷中。「芯晴！芯晴！...你醒下...頂住啊芯晴...」

不論是白色車廂中的急救，還是白色房間內的急救，那隻戴血鑽戒的手指也再沒有動彈過。

「啊嚇乖女...芯晴啊！！...芯晴...你醒下啦...」我的世界仿佛停了，耳鳴得什麼都聽不到，眼矇得只有看見那隻手指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為什麼？不會的，我看到的不是真的...不是真的.....你快啲起身啦何芯晴。話比我知你冇事.....「醫生！我個女...」她的爸爸也趕到了，「係急性心臟衰竭，對唔住，我地盡左力。」「芯晴啊下...芯晴...」「芯晴，爸爸黎遲左，爸爸喺度啊...」「老公啊...啊下...我地個女啊...」.....

如果我沒有帶她外出，她會不會沒事？如果她沒重遇我，是不是就不會有事？是不是我們昨晚太激烈？是不是我們不應該一起？是不是.....世界都在晃動，伯父擁著伯母握著芯晴的身影也在重疊，那隻手指還是一動不動。

「人生，是變化無常誰能預料.....」

記得她說過，夕陽雖然短暫，但很美。對，這也是我喜歡看日落的原因之一。年華的流逝是無法被阻止，但我們可以用盡一切辦法去記低每個時刻，不論是記憶、筆記、還是拍照。走過的腳印物理上會消失，但它永遠會長存心中。

我駕車到飛鵝山看日落。俯瞰整個配上金黃色的香港，日落過後雖然是黑夜，但黑夜以後會再看到晨曦。時間不停地流逝，人亦需要繼續生活。執著於不能改變的事，每日都沉醉於壞心情，倒不如令未來過得比以往更加精彩。何時何地何芯晴，不需要身邊有妳，只需要心中有妳。

我向夕陽澀下了一小瓶酒，摸了摸戒指變成的項鍊，便駕車離開了。

14.秋天的童話（喜劇版大結局）

「又係食粥？！」

「你岩岩做完手術收補心瓣，又安裝左起搏器，醫生都叫你戒口呀！」我提著家中煮婦的瘦肉粥去探望做完手術休息了一天的芯晴，她看起來已經比以前精神好多，而且聽過醫生建議後更加安心了下來。

「下...醫院野食已經搞到我口淡淡喇。」她扁嘴地輕搖我手。我坐到她身邊摸摸她頭：「乖啦，妳出院我同妳食好野好冇？」她吻了我一口，甜甜地說：「一言為定架！」

「幾時有扼過你？」

「咁...隻戒指...」她害羞地掏出戒指，耳朵紅紅又支支吾吾的。

我細心地為她戴上：「妳戴左就呢世都冇得除架喇...」

「我怕你養唔起我炸，你工都未有。」她捏捏我鼻頭，取笑我。我得意洋洋地說：「我今日大半日已經send左好多份cv喇！我決定左要向夢想進發，將以前攝影d作品整理好，希望有雜誌網媒嘅公司由助理開始做。」她忽然笑得好甜，認真地凝望著我：「你終於番黎喇。」「多謝妳。」我也認真地凝望她。

「人潮內一再凝望，令我全身觸電了。我已遇著我欣賞的眼光.....」

「咦？由別了秋天變左凝望嗱？」

「因為幻想的她已在旁吖嘛！」我笑著回應，她輕拍我：「爛gag！」

「哇！」

「點呀？靚唔靚？」

「我終於上到黎飛鵝山喇！」她的興奮傳遍整個山頭，令我嘴角禁不住自動地上揚。「好靚呀！...哇！...」我把她和眼下風景的每個動人時光用相機留住，每一張照片中，仿佛也感覺到生動和情感。

「林梓傑教我影！」「你咩住條帶...咁樣...」我站在她身後，手把手教她用單反，與她越烘越近，我禁不住吻了下來。

夕陽下的我倆，就像一對重生的戀人，開展我們未來的童話故事。